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六七四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審查證字第一二二三號

期二十卷四

(期十九第號總)

版出日九十月一十年八十二

短論

抗戰意義的新估價
不值一顧的「協和攻勢」

蔣總裁六中全會開幕詞

關於自我批評

我的信仰

民衆情報隊

在慶元東鄉

占先
後覺

張載人

林語堂

朱執綏

溫成錦

角四元二年全 角二元一年半 分四份每價定

箱信政郵街下岩方江浙處訊通

新力

短 抗戰意義的

論 新估價

國民黨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於 總理誕辰紀念日在戰時首都揭幕，我們恭讀了 總裁的開幕詞，引起無限的興奮。抗戰建國是我們的國策，必勝必成是全國上下共具的信心；二年餘來奮鬥犧牲的結果，證明光明的前途已日趨接近。抗戰以來， 總裁固歷經說明勝利有充分的把握，並囑勉國人「確定決心和信心」，而這次訓詞更堅決的認定：「我們抗戰必勝的前途是更無疑問，而敵人的失敗是確定的」。

先檢討我們自己：「現在我們的士兵，不但俱有抗戰必勝的信念，而且各戰區官兵上下，更是遍具收復失地唯恐不速的心理。除此以外，更有一個顯著的進步，就是各種技術的進步與執行命令的澈底」。而民衆方面：「如敵後活動的猛烈，游擊勢力的增強，以及國民公約的普遍執行與軍民合作的進步，都是證明我們同胞不分智愚強弱老幼，已經認識敵我不兩立忠奸不並存的道理」。所以「敵愈戰愈弱，我愈戰愈強，確是事實」。「我們軍事無論到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之下，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決不會失敗的」。

回頭來算敵人的帳：阿都爬上了相台，歐

戰接着發生。「依照上次歐洲大戰的經驗」，敵人正可趁這大好時機發一筆橫財。「但現在因為他侵略中國，遭受堅強的抵抗，他的所有力量都要用來應付中國的抗戰，軍事上已緊緊的被我們拖住，而他的國內產業也全部為對華戰事而停頓」。因此，想用「軍事攻勢」來解決「中國事變」，不料西尼板坦剛下馬，湖北職北三萬餘「皇軍」都牽着「無言蹕蹕」返島國去了。於是狗急跳牆，相繼提出「外交攻勢」所謂國策，到處卑躬陪笑，到處欺欺硬詐，要想把遼東有關的各國用縱橫捭闔的策略各個拉攏，次第分散」。可是「世界各國不是都像他這樣愚蠢拙劣的」，不但沒有上他的當，反而對他所大吹大播的「東亞新秩序」攻擊得體無完膚。最近他對汪逆傀儡政權的扶植想作最後的掙扎，以貫徹其所謂「政治攻勢」。縱然能實現這個迷夢，「但是這個不祥之物出現之日，就是敵人末日臨頭之時」。總之：「日本若對內不能恢復他憲政常軌，對外不能撤回他全部侵華軍隊」，「他的前途豈祇失敗，直是毀滅」。

此外， 總裁對抗戰的意義更給予新的估價：「如果我們在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時候還不要起抗戰，等到今天歐戰發動起來，乃各國沒有餘力他顧，日本承「九一八」以來一貫的侵略行爲，及其數十年來所蓄積的很完整的軍事設備，就可以毫無顧忌的向中國自由行動，那我們中國真有滅亡的危險」。而日本的力量因爲「被我軍拖住」，「也不敢再向各國威脅，也無法再向世界橫行了」。日本的侵略機鋒，終必爲我們所熄滅。所以中國的抗戰，是中國之利，遼東之利，也是世界之利」。由此

我們更應澈底認識，今日我們在 總裁領導下英勇抗戰，不僅爲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必循的正確途徑，並且是保障世界人類和平最有效的辦法了。（占先）

不值一顧的

「協和攻勢」

敵人的攻勢多得緊，每一攻勢正表示倭寇的一次重大挫傷。「軍事攻勢」因爲是挑釁者，所以起初還有些勢頭，到現在已經疲憊萬分了。「政治攻勢」的結果是樹起了南北兩個不中用的傀儡，最近拉攏汪精衛，還是無所表現；即使有所表現，也是不中用的；因爲我們有的是主義和正義，這是沒有什麼可能使之動搖的。敵人不明正邪之分，也不了解邪正之力量的差異，所以走着非錯路。最可笑的是「謊言攻勢」，把造謠當做主要的武器，無美於「謊言當城箭，還未發便與俱損了。最近敵人自身已無能爲力，於是想傾全力在外交上做工夫，又來了一套「協和攻勢」。這「協和攻勢」實在不如叫做「協和退勢」，無非因爲撐不下去，要想來一個完面子的收場吧了。但是敵人底強盜行爲得理的國家也太多了，明眼人早已看出它那顆心魂是始終如煤一樣，決不會再上它底當。我們知道倭寇在「協和攻勢」上一定要下最大的力的；但我們只要堅持抗戰到底，這個「協和攻勢」實在和其他「攻勢」一樣不值得一顧。當它鬧了一陣，沒有什麼結果的時候，敵人就沒有路可走了，要來的也只會有一個「屈服攻勢」或「崩潰攻勢」了。（後覺）

蔣總裁：六中全會開幕詞

各位同志：今天我們在 總理誕辰紀念日舉行第六次中央全體會議。自從五中全會閉幕以後，到如今已有九個月了。這九個月中間，在我們國內，敵人於軍事進攻以外，加緊其政治進攻和經濟進攻，漢奸的賣國陰謀一天天的表面化深刻化；在國際局勢上，發生了若干國家親疏離合的變遷，到九月間，竟至發生了歐洲的戰事。這一場戰局發展到如何程度，以及怎麼樣的結果，到今天還不能預測。全世界人士都在為保障本國安全和恢復世界和平而苦心焦思，所以過去的九個月，可以說是夢幻多端的時期。我們因為正在努力抗戰，一切國策，早經決定，所以立場明確，處理簡潔，可以用不變動為變，只是集中了全國的心思和力量，準備對着侵略我們的唯一的敵人——日閥而奮鬥。我們的任務，雖是艱鉅，而心志是十分的安定。大家只要想一想：假如我們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不奮起抗戰，今天突然臨到歐戰發生這樣一個世界的大變局，我們國運的危險和處置的艱難，將成一個怎麼樣的局勢！想到這裏，就應該對兩年又四個月以來英勇犧牲，和堅忍奮鬥的無數軍民同胞的英靈，更深切的致其無限的崇敬與感念。

今天我們舉行第六次全體會議，當然要檢討當前的形勢，反省過去的工作，確定此後的方案；同時要一致認識本黨責任的重大，與日俱增，確實已到了最後成敗的關鍵，必須更進一步的提挈我們全國同胞，達成我們求得國家獨立自由，實現三民主義，以貢獻於世界永久和平的偉大使命，可是第一緊要的，就要我們全體同志體認我在五中全會時所說「確立決心和信心」的重要，認識我們中華民族在這個動盪的世界中應負的責任，認識我敵形勢的消長，和得道多助的必然性，認識敵人最近發動謠言攻勢和進行分化離間的拙劣無聊，認識我們今天堅定不移的努力所貢獻於當前世局和未來國際局勢的重大，也要認識我們抗戰成敗與世界安危禍福相一致的至理。

過去九個月間軍事和政治之經過，另有詳細的報告，我不必先為敘說。今天全會開會，要促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們在五中全會時，說明我國「祇要不被挾制，不受欺騙，持久抗戰，奮鬥到底，則敵人的失敗已屬必然」，以及我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參政會中所報告的：「敵人兵力愈用愈絀，在軍事上已經一天天的窘迫，而我方軍事力量比之開戰以前，要增加到一倍以上」這幾句話。從這幾個月中間，在晉南在晉西在鄂南，尤其最近在湖北的戰役，大家都可以得理事實的證明。

最近我在前方觀察的結果，可以告慰於各同志的：現在我們的士兵，不但具有抗戰必勝的信念，而且各戰區官兵上下，更是普遍具有收復失地惟恐不速的心理。除此以外，更有一個顯著的進步，就是軍中各師技術的進步，與執行命令的澈底。湖北勝利能與敵人以制命的打擊，這是最主要的原因。更從民氣方面來說，這九個月以來，漢奸的無恥奸謀，可算是窮蹙極了；但是我們同胞誓死不屈的正氣，祇有隨着漢奸們引誘脅迫的加深，而格外提高，從沒有稍知自愛的人士，受其搖惑。他如敵後活動的猛烈，游擊勢力的增強，以及國民公約的普遍執行，與軍民合作的進步，都是證明我們同胞不分智愚強弱老幼，已經認識敵人不兩立忠奸不並存的道理。這一次我在前方觀察，親見親聞的事例，實屬不勝枚舉；有本來擊斃避

難後退的民衆，遇見軍隊，就自動的回到前線引導軍隊殺敵的；有自請加入隊伍奮勇作戰，受傷不退，以致殞命的。至於進退動止，無不絕對聽從命令，祇要聽得有利於抗戰，任何犧牲困苦，皆略無顧惜，軍民協力，不分彼此。到現在，這一種程度在第一期抗戰中是萬萬不及的。敵意愈弱，我意愈強，確是事實，我可以負責告訴各位同志：我們軍事無論到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必能得到最後勝利，決不會失敗的。正唯這樣，所以我們現在特別驚惶失措，格外的倒行逆施，向敵人多方獻計，要在世界局勢緊張中，趕快進行一趁火打劫賣國害種的奸謀。敵人自知侵華軍事沒有辦法，要在軍事以外，竭力進行以挽回勢專意侵略的政策，敵國這種妄想和妄行，以平沼下台阿部組閣為契機，以歐洲大戰發生這一件事為樞軸，近來正是進行得最支離變幻的時候。因此，我在今天全會開幕期間，要把遠東大勢的歸趨，敵國企圖的愚妄，以及我們中國抗戰和世界安危禍福的關係，特別向各位同志說一說：

第一、我們要揭穿敵國企圖的愚妄拙劣，是他悲哀惶急的心理所反映。請到這一點，要先從敵國阿部登台時所發表的方針談起。原來阿部內閣是為應付世界局勢變遷後的外交而產生的，他所發表的組閣方針，就是說要「不加入歐洲戰事，先以全力解決中國事變」；他說明他的內閣政策的「核心，要置在「中國事變」之處理上面，而所謂事變處理的方法，就是：（一）先成立偽中央政府，再講適切宜的方策；（二）妥協遠東有關的國家，以解決「中國事變」；（三）強化對易體制，與擴充生產力，以及急速促成「日滿支」經濟之綜合計劃等等。這是阿部組閣方針的大要。但這裏很明顯的掩不住他內心的悲哀與惶急，因為歐戰發生，依照上次歐洲大戰的經驗，日本一方面正可以乘火打劫，在我們中國橫行無忌的侵略和掠奪，至少他也可以乘歐洲有戰事的時候，發展他的工商業，加強他貿易體制的運用，搜括西方的財富醫療他經濟上的貧血症，緩和他崩潰破產的危機；但現在因為他侵略中國，遭受着堅強的抵抗，他的所有力量，都要用來應付中國的抗戰，軍事上既緊緊的被我們拖住，而他的國內產業，也全部為侵華戰事而停頓，看看大好時機，就要輕易失去。他這種心裏的悲哀和希望中日戰事結束的迫切，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所以一方面明知漢奸國賊不該號召，也要把他扶植起來；一方面也顧不得他的所謂國策，到處卑躬陪笑，到處欺軟欺詐，要想把遠東有關的各國，用縱橫捭闔的策略，各個拉攏，次第分散，使他得逞其「先以全力解決中國事變」的陰謀。常言說：「急不暇擇」，他的動機既然如此，其所表現出來的。就支離滅裂，矛盾百出，一望而知為癡人說夢。他的妥協各國的政策，有硬做的，有軟做的，總之，是要把有關各國一起綁住，消極的使之不妨礙「解決中國事變」的工作，積極的更妄想他人與之提携，替他助成「建立東亞新秩序」，成立「日滿支協同體」的侵略野心。但他忘記了世界各國不是都依他這樣的愚妄拙劣的。就他這兩個月來的進行來說，顯然是側重於對美與對蘇的外交，而同時也不忘情於德國和英法。但他對美是一方盡量獻媚，要求妥協，而一方面則要撕破九國公約和破壞門戶開放。試問美國能容納麼？這不是他要求美國自毀其遠東傳統政策，而助成日本獨霸太平洋一掃麼？他對蘇俄現在是要努力友善，但同時決不肯忘情於海參崴為他侵犯西比利亞的起點，和日本海為他內湖的國策，仍要獨占「滿」蒙。試問這樣，蘇俄能否答應嗎？這不是要求蘇俄放棄其遠東一貫政策，而助成他侵略的大陸政策一樣麼？尤其可笑的，他的對德國，一方面要求與德接近，一方面在今天的局面下，還要德國履行反共協定。試問德國做得到嗎？他的對英對法，始則儘量壓迫侮辱，繼而姑且放鬆妥協，既要與之相當拉攏，又要乘機南進，向南洋及英法的遠東屬地發展，希圖取而代之。試問英法能受欺嗎？

再就他所謂解決中國事變來說：他既感覺到中國之不可征服，世界各國之側目而視，就該澈底悔悟，把「東亞新秩序」等一套，完全收拾起

來；但他結束事件的辦法，却去擁護舉世共棄的漢奸，成立偽中央政府，不但徹底污辱了中國民族，而且更污辱世界各國，希望有人和他的奴才們組織往來。如此片面打算，以為世人皆愚，唯他獨智，不但是畫餅充飢，簡直處處全是絕路。大家都知道，他所謂解決中國問題，實際就是要滅亡中國，他所謂要妥洽各國，實際就是要剷除各國。此種做法，簡直是自欺欺人，愈趨愈下；除非是他因了悲哀失望或惶恐無措成爲心理變態外，我們實在說不出他這種狂妄拙劣的理由。即如近來他的國內，一方面有一部份人希望先緩和與美國，更有一部份人，大發其先拉攏蘇俄之夢；因爲如此，所以他更兩面拉攏，兩面煽惑。但是弄到後來必至無先無後，澈底失敗。

先就他對美的態度來說：他一面獻媚乞憐，可算達於極點了；但是格魯大使談話發表了不久，而他轟炸不設防城市，不但不等停止，而且更瘋狂，最近甚至襲擊第三國英國的飛船，更射擊各國的乘客，毫無忌憚。敵人裏裏荒謬到如此地步，又有誰能相信？

又可笑的，他一面既要拉攏蘇俄，而一面爲了要冀冀空容空，故意放出許多謬言的謬言，妄擬嫁禍於蘇俄。祇看他自本月一日以來，直到最近八日同盟電傳報知新聞所載，說什麼「汪政權」成立，蘇聯將予以承認，什麼蘇聯要求日本就中國西北問題成立諒解；更在這一星期以來，大造其蘇俄軍隊開到西北，甚至已到平涼的謠言。在他自己，以爲如此可以駭惑世界的聽聞，挑撥中蘇的惡感，那裏知道，這種心勞日拙伎倆，完全不值明眼人一笑。試問他一面播說「蘇聯準備於法理上承認新中央政府」，一面又要求其奴才汪兆銘非和他訂立防共協定不可，如此矛盾離奇，即在造謠者本身頭腦清醒時想一想，也不免自詆其伎倆太拙罷！

諸位須知敵人最近的造謠政策，這樣的矛盾離奇，就是他侵華軍事最大的失敗，而且毫無辦法的反證。我曾經在五中全會時證明敵人政略的失敗，是「一根本既錯，枝葉當然一無是處」。現在他所大吹大擂的「東亞新秩序」的聲明，已經一年了，爲這一個大錯，不但他的外交失敗，而且軍事政治各方面，無一不不着着失敗。在常人呢，失敗了，就該回頭，但是敵國——日本他全爲淺狹的軍閥頭腦支配着，政府永不會反省，永不會改政，所以他愈失敗，只有愈錯，而愈錯誤，則必然愈失敗。在這九個月來，他軍事政治外交無一不在失敗的路上急進。總之一句話，敵人的失敗，是先天註定，而不可救藥的了。

第二、我們要確信我們抗戰國策的確當，而堅定不移。說到這裏，我要提醒我們全體同志兩句話：第一句話，就是這次歐州戰事幸而發生在我們中國抗戰既起之後；第二句話，就是我們幸而在歐戰開始發生的兩年前七月七日發動了對日抗戰。

第一句話的意義，就是說，今天日本雖有趁火打劫的野心，已沒有攪亂世界的力量，至少可使世界戰禍範圍因而縮小。第二句話的意義，只看我上節所說，已可明白。如果我們在廿六年七七的時候還不奮起抗戰，等到今天歐戰發生起來了，各國沒有餘力他顧，日本承「一九一八」以來一貫的侵略行爲，及其數十年來所蓄積的很完整的軍事設備，就可以毫無顧忌的向中國自由行動，那我們中國真有滅亡的危險。現在由於我們兩年餘的奮鬥犧牲，在中國是獲得了愈戰愈強的經驗和力量，在日本是再衰三竭，已經陷入了深深的泥潭。世界的另一隅，雖然燃起了烽火，然而日本畢竟被我軍拖住了，不敢再向各國威脅，也無法再向世界橫行，而我們中國也只要專心一志對付已在交戰的這個敵人，更無慮在駭談驚濤中聞來應付不及防的禍患。所以全國同胞必然明瞭前年七月七日發動抗戰，是最適當的時機，而我們兩年多的奮鬥犧牲，實在有無比的代價。再則我們應該回顧我們「一九一八」以來所定的國策。我在四次參政會中會說明我們國策建立在四個原則以上：（一）反對日本侵略以保障我主權領土行政的完整；（二）遵守國際公約，尤其是九國公約聯盟約與非戰公約；（三）不參加防共協定；（四）外交完全自立自主，不受任何拘束。這四種原則，我們八年以來遵守不渝，而且此後仍舊要本此奮鬥，求得中國的獨立自由與平等，奠定三民主義國家的基礎。

我們同志要知道立國於今日，不是容易的。我們唯其遵循我們革命導師——總理的遺教，所以能定下這種至當不易的國策，也纔能舉國同胞，出生命血汗，以與強暴日本相周旋。現在我們秉承此抗戰，已在兩年以上，我們既沒有像其他國家被軍事滅亡的危險，更不受任何牽累與束縛。我

們今後所應該努力的，很簡單明白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一天不覺悟，抗戰一天不停止；只要我們堅定不搖，抗戰到底，則國際形勢無論如何變化，日本決不能達到任何的企圖，日本的侵略狂瀾，終必為我們所熄滅。更進一步說，也唯有我們堅決抗戰，世界各國纔不受日本的威脅。所以中國的抗戰，是中國之利，遠東之利，也是世界之利。

第三、我們要信任友邦，專意抗戰，發揮中國自救救世的抱負，以貢獻於世界和平。我們抗戰的意義，在開始之時，即已昭示世界，就是為捍衛本國的獨立生存，也為維護國際信義與公理，更為保障世界的和平。現在歐戰既起，更證明我們這一個意義的正確不移。我們相信由於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共同心理，歐戰終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我們對日抗戰的勝利基礎，既已奠定，我們必能為遠東除此攪亂和平的障礙，為世界盡此背信棄義的禍首；將來世界上伸張正義，恢復和平，我們中國必為其中重要因素。我們的抗戰，始於抵抗強權的侵略，必終於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我們中國同胞決不要輕自放棄，要知道安定遠東的勢力，實為獨立自由，而與各國和平共存的中國，決非自空一切妄想排他獨霸的日本；遠東安定的關鍵，全在於中國獨立主權與領土行政的是否恢復完整，與中國抗戰的是否得到勝利。中國一天不能獨立，遠東就一天不能安甯；中國如不能得到勝利，世界就永無和平之望。反之，如果中國抗戰勝利，三民主義的獨立國家建立成功，不獨遠東和平可以確保，且可以因此而使世界重建光明的秩序。所以我們應該認識使命的偉大，在世界各國也必須認識問題的真相。實際說起來，中國的勝利，同時即為世界的利益；反之，日本如果得志，實際就是世界無窮的禍害。這不須廣為引證，祇看日本近來的所言所行，便可知曉。日本軍閥一貫的侵略政策，不是說「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嗎？但這還是世界安甯無事時的說法，現在世界剛剛發生了歐洲的戰事，而日本的做法，便完全不同，他就要多方誘脅世界各友邦各個拆散，使一致承認他「東亞新秩序」的一套。這就是日本先要在精神上征服世界，以便實現他征服中國的妄想。他真不知道要達到他所謂「解決中國事變」的目的，比他要達成其擾亂世界的企圖，還要難到幾多倍。再則日本口口聲聲說不干涉歐洲戰事，但一方面則明明干涉歐洲戰事，當事國在遠東的行動，而排斥其餘約上的合法權益。那麼他所謂「干涉」的目的，就是先以全力解決中國，待到中國問題解決之後，他就可移轉其暴力使用的方向，而干涉歐洲的戰事，以達其侵略世界的企圖。日本這一個被軍閥淺狹思想支配着政治的國家，狂妄實在狂妄到萬分，危險也危險到萬分了。中國既在兩年多以前，對日本奮起抗戰，以遏制其橫行無忌的野心，現在更是世界各友邦需要我們中國為促進和平奮鬥正義盡力量的時候，我們更必須堅持抗戰開始時的初衷，再接再厲，不惜犧牲一切，求得抗戰的勝利，以保障世界的和平。

我再告訴各位同志，日本今天這樣橫暴的野心，誰都知道世界各友邦對於日本挑撥離間和縱橫捭闔的用意所在，沒有不洞若觀火的。我們還可以斷言各國關於世界問題的觀察，現時或不能完全相同，但對於中日問題與遠東大局的觀察，則沒有不一致的。因為中國抗戰的成敗，實際上與世界各友邦的利益安危相一致。任何國家沒有不為他本國真正的利益打算的，所以敢斷言，決沒有一個國家願犧牲中國，而與其根本衝突的國家會妥協的。但是我們中國對於各友邦，並不存絲毫倚賴之心，祇是憑着公理正義，與各友邦共同一致，達到世界和平的目的。我們不但完全要信任各友邦認識的清楚，同時我們更要確定自助人助的格言，絕對的自強自勵，以期不負各友邦的交誼，無愧於伸張正義我抑強權與確保世界和平的共同責任。

第四、我們要認清敵人製造偽中央政權，是他政略上更進一步最後的失敗。我們檢討這九個月中間的經過，對於漢奸收類的猖獗，當然不勝其痛恨。但是敵人的愚妄，也實在可笑之至。敵人今天因軍事方面無法進展，經濟危機無法挽救，歐洲戰事又起，他急求戰事結束的皇急心理，和迫得當年豪華的失敗，是非常明顯的。但他要悔悟，就應該悔悟得澈底。本來日本這樣一個國家，憑藉着德川明治以來豐厚的基礎，如果對世界與遠東的大勢，以及中國三民主義的革命力量，早有明白的認識，不存侵略野心，不肯國際道義，就應該知道中國的獨立繁榮，纔是日本福利的解障。如果他忘掉歷史，忘却地位，妄想以七千萬人口的國家，消滅我具有五千年文化歷史一千二百餘萬方公里版圖和四萬五千萬人口的中華民族，這

種野心一經暴露，終必至不可收拾，猖狂竭蹶，愈走愈錯，必至害人自害，將他德川明治以來的一些國家的基礎，喪失殆盡。關於這點，我在今年七七告日本國民書中曾說得很明白了。但他們倒行逆施，畢竟不到自殺的地位不止。最近他專心一志的又要組織所謂「新中央政府」，妄想以此為結束戰事的捷徑，他全不想兩年多以來，使用了他二百萬以上的兵力，用盡了他全部的國力，尚且不能使我們全國民衆有絲毫的屈服，而我們民族精神，反因之愈益激揚。現在他更迫使我們重禮義明廉恥的中華民族脅於他的奴隸傀儡漢奸國賊之下，試問這樣荒謬絕倫的愚妄企圖，豈不可笑！我敢說他是要污辱我們國家人格，毒害我們民族革命的行爲，我們任何國民，無不痛恨切骨。敵國出此，祇有更深一層引起我們全國同胞的同仇敵愾，和世代子孫無窮的仇恨。

我在五中全會時，敘述日本軍事的失敗，說明他侵華戰事到了佔領北平和南京，就失掉進退自如的餘裕；及至占領武漢，竟是陷入最深的泥潭，而斷斷不能自拔。這次他進攻長沙，被我們打退了回去，從戰略上說來，固然是我們的勝利，實在也還是敵軍的徵幸。如果他深入長沙，那就更進一步的不能自拔了。這是就軍事來說。現在就政治來說，他竟跟着軍事的彎曲，而要同樣的一步步陷於不能自拔的絕地。他從前製造了北平南京兩傀儡組織，已經犯着軍事上戰略上佔領北平南京同樣的錯誤了。自從北平南京兩傀儡組織成立以後，他對內對外，要增添多少的麻煩；在國際上更是澈底暴露他亡華的罪惡。現在他製造第三個組織豈不更使他戰略上佔領武漢陷入最深泥潭一樣，更要自趨絕境，而到了最後失敗的地步麼？敵人這種戰略上與軍事上嚴重的錯誤，在狂妄迷惑的敵國軍閥，是始終不會認識的。所以第三個組織是或者不久就會出現的，但是這個不祥之物出現之日，就是敵人末日臨頭之時。現在敵人必以爲這是他政治進攻的成功，但實際上就是他侵華政策上最後的失敗。世上的事理，本是很明白的；迷途忘返的人，愈尋求出路，就祇有愈鑽迷途。這就是「心勞日拙」必然的道理。

日本軍閥現在對外則猖狂妄行，一意侵略，以求獨霸東亞，對內則以實行總動員法，箝制政府，壓迫人民，榨取他民衆經濟的餘瀝，作為孤注一擲的資本；不但國紀國法，不顧一顧，即使他未來的國運，亦不爲這般狂妄軍閥所措意。我們說一句悲天憫人的老實話：日本若對內不能恢復他憲政常軌，對外不能撤回他全部侵華軍隊，豈但他焦急欲死的中日戰事，永遠不能解決，就是他明治維新志士所造成的建國功勳，亦必爲他的不肯軍閥摧殘以盡。這是日本的死症，無可救藥的。而敵國民衆毫無力量，祇有讓他迷失理智的少數軍閥盡力的自損墳墓，由今之道，他的前途，豈祇失敗，直是毀滅。

總之，敵國一日不放棄他侵略的大陸政策，不撤回他侵華全部的軍隊，無論他用什麼卑鄙的方式，無論他造什麼無稽的謠言，而中日戰事決不能結束的。祇要中日戰事不結束，那就無論任何國家，決不會同他。日本安敢諒解的。如此，他想再藉着歐戰機會，擴充他生產經濟力，發展他工商業貿易，豈不是等於緣木求魚麼？現在敵人險惡危急的情狀，既然是如此，他無論在軍事上，外交上，政治上，都向崩潰失敗的方向進行。由於敵人的愈走愈錯，自趨絕路，就可反映我們抗戰必勝的前途，是更無疑問；而敵人的失敗，自然是確定的了。

但在我們方面，正唯勝利已經有確切的把握，正唯今天抗戰的成敗，影響於全世界的禍福安危，我們更不能不格外戒慎，格外敬懼，格外的奮發阻軌自強不息。希望大家在這一個重要的全時期間，聚精會神，檢討過去，肅清雜念，樹當奮務，健全政治，使軍事成績格外提高，使兩年餘前魏官兵犧牲奮鬥所達成的勝利基礎，得以完全收穫，以達到我們抗戰建國的成功，安慰我們總理在天之靈，安慰我們殉職的先烈，和流離痛苦的

一般同胞。

關於自我批評

張載人

眼前時常看到的東西，忍不住要多嘴插上幾句。

讀者在本省底一些刊物上，大約常常可以碰到從「自我」這兩個字所產生的幾個名詞，如「自我教育」，「自我學習」，「自我檢討」，「自我批評」之類。似乎一般人對自我到眼前才看重起來，到眼裏才曉得要琢磨琢磨自身了。其實我們底祖先，在我們更不良的環境裏，也得要琢磨琢磨自身了。怎樣從自然與社會學習，怎樣在書本中自己孤零零開掘，只是他們沒有創造「新名詞」的天才吧了。

雖然，當人羣迷於外物，內心日益空虛的時候，拿這些名詞來提醒大家注意自身，却是很有益的。而且，重新確立一些自我教育底方式，可以從學習精神底充分發揮中求得身心能力底充分發揮。只要我們不純然把牠們當做時髦名詞，牠們總會給與一點好處。從骨子裏看，自我教育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古代哲人早就要我們了解自己，磨鍊自己，完成自己，然後才可以幫助人，參加人羣底共同創造。

眼前的「自我教育」或「自我檢討」有一個顯明的特點，即是牠們是「集體」的。雖說互相切磋並不是新發明；但在自我教育或檢討上確定集體活動底價值與功效，却是一條新開或新加修築的路。這條路上我們發現許多謬誤者，那可以說是集體的自我教育或檢討等唯一的壞處了；尤其在自我批評上，有時簡直在胡鬧。我們決不怨咀集體活動；人底生活根本是集體的。反之，爲了尊重一切集體活動，我們要求參加活動的人不要在那裏裝上面具掛牌。我們知道，個人除非不想學習或改進，否則，一個人獨自在那裏苦苦摸索，決不會假惺惺；因爲他根本不想求人知道。但是在人家面前，却容易發生掩飾的心理。我曾有幸運看到好些報告自我教育的文字，多空洞得很，實話也前後不合；有時分配了幾本書外，便沒有下文；倒是自己工作上的檢討多有實益於本身，這可說是自我教育底最有效方式之一了。

關於「自我批評」，所得印象最深刻，要說的話也就多了。

在許多人面前，傾吐自己的缺點或優點，還表示多麼坦白，也表示改進或充實自己的最大決心。我想一個心地純潔的人，對人陳述自己的壞處，直等於懺悔；說到自己的好處，也一定是能永遠保持着的。小孩子怕說自己的頑皮，這種「怕」可以拿來與社會上老滑頭騙人騙鬼的「厚顏」相對照，覺得後者真是醜惡之極。我們實在不希望青年們有意無意地沾染這「厚顏」底氣分；但在一些自我批評底記錄中我看到有一點兒相似的趨向。也許我太敏感了，我看錯了。然而我明明看到一些青年第一次批評自己太不注意修飾，或是「少爺氣太重」，第二次還是如此批評，第三次仍是如此。這一方面表示他們說話很隨便，另一方面也未始不可以說他們是在和自己的弱點搏鬥中。可笑的是有些人一面說自己很能刻苦，檢討缺點時却又說自己過不慣當前的生活。這樣隨口批評自己，會漸漸走入「厚顏」底道路，把謊話看做滿不在乎的事。一次說謊，嘴脣便有了缺口。何況是批評自己，決不能夠把自己的一切看做輕描淡寫的事。

批評自己先要了解自己，自己還不會了解嗎？了解自己並不是輕易的事呢！爲情慾所左右就難充分了解自己了。這就需要接受相互的批評。在舉行集體的自我批評之前，個人要把自身的優點缺點仔細估量，而且要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向人家宣佈後就得奮力戰勝自己，發展自己。你向人家宣佈自己的缺點，等於向你底缺點下了戰書，並不是把缺點拿來向人家玩一套渾術就罷，這豈不太無恥了嗎？

我們平常對什麼都有反省，這反省就是自我批評底根。反省不深刻，胡亂批評自己，批評了又沒有什麼結果，這又有什麼好處，至多把自己的心靈多染污一些。我們舉行自我批評，爲的改進自己，並且培養真摯的精神，必得認真鄭重，做自行爲底裁判者，同時也是自己判決底執行者。戲弄自己同時也戲弄人家是自我批評中唯一的罪惡，我們得像狼多那樣迴避它！

我的信仰

林語堂作·渾介譯

林語堂「我的信仰」就文字而論原草及譯筆均佳。對於現行文字及思想上之型式化或八股性足為針砭。因科學而認識上帝之偉大自是正智；從譏諷耶穌教「罪」的觀念，嘲笑天堂與地獄假設不甚深刻。道家的傾向本合中國黃老與儒家的混合傳統，但遺發麗雖復聰明，於民族及個人終久無益。道家的趨勢，必至於上楊末的路。中國現在應重儒家修身立本而天下為公，如果有所偏向，則寧可偏向於兼愛，明鬼的叢書。全文所破甚多，而自立尚少。關於國際間流行的惡德頗有啓示。

編者

我素不愛好哲學上無聊的理論；哲學名詞，如伯拉圖的「意象」，斯賓諾沙的「本體」「屬性」，康德的「無上命令」等等，總使我懷疑哲學家的念頭已經轉到牛角尖裏去了。一旦哲學理論的體系過份動聽，邏輯方面過份引人入勝時，我就難免心頭狐疑。自滿自足，邏輯得有點獄氣的哲學體系，如黑智兒的歷史哲學，卡爾文的人性墮落說，僅引起我一笑而已。等而下之，政治上的主義，如流行的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那真是胡鬧了。不過這二者之間，共產主義還較能引起我的尊重，因他在理想方面畢竟是以博愛平民為主旨；至於法西斯主義則在根本上就瞧不起平民。二者都是西方唯智論的產物，在我看來似都缺少自製克己的精神。

科學研討分析生命上細微瑣碎之事，我頗有耐心；只是對於剖析過細的哲學理論，則殊覺厭煩。雖然，不論科學，宗教，或哲學，若以簡單的文字出之，却都使我入迷。其實說得淺近點，科學無非是對於生命的好奇心，宗教是對於生命的崇敬心，文學是對於人生的嘆賞，藝術是對於生命的欣賞；根據個人對於宇宙之了解所生的對於人生的態度，是謂哲學。我初入大學時，不知何者為文科，何者曰理科，然總得二者之中擇其一，是就憾事也。我雖選文科，然總覺此或是一種錯誤。我素嗜科學，故時常流行的科學以補救我的錯誤。如果科學為對於生命與宇宙之好奇感的話不謬，則我也可說是個科學家。同時，我衷心虔敬，故所謂「宗教」常使我心頭大怒。我雖為牧師之子，然此殊不能完全解釋我的態度也。

我以普通受過教育之人的資格，對於生命，對於生活，對於社會，

宇宙，及造物，嘗想採取一個和諧而一貫的態度。我雖天性不信任哲學的理論體系，然此非謂對於人生——如金錢，結婚，成功，家庭，愛國，政治等——就不能有和諧而一貫的態度。我却以為知道這淺破綻的哲學體系之不足憑信，反而使採取較為近情、一貫而和諧的人生觀較為容易。

我深知科學也有牠的限度，然我崇拜科學，我老是讓科學家去小心地兢兢業業的工作着，我深信他是誠實可靠的。我讓他去為我尋求發現物質的宇宙，那個我所切望知道的物質的宇宙，但一旦儘量取得科學家對於物質的宇宙的知識後，我記住人總比科學家偉大，科學家是不能告訴我們一切的，他並不能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事物，他不能告訴我們使人快樂的事物。我還得依賴「良知」(Moral sense)——那個似乎還值得復活的十八世紀的名詞。叫牠「良知」也好，叫牠常識也好，叫牠直覺或觸摸也好，其實牠只是一種真誠的由衷的、半幽默半狂妄、帶點理想色彩而又有些無聊然却有趣的思維。先讓想像力略為放肆着，然後再加以冷嘲，正如風箏與其線那樣。一部人類歷史恰如放風箏；有時風太急了，就把繩收得短些；有時牠被樹枝絆住了。只是風箏背雲直上，抵達愉快的太空——啊，恐不能這麼做如兒童吧。

自有加利略以來，科學之影響如此其廣且深，吾人無有不受其影響者。近代人類對於造物，宇宙，對物質的基礎性質及構造，關於人類的創造及其過去的歷史，關於人的善與惡，關於靈魂不滅，關於罪惡，靈嗣，上帝的賞罰，以及關於人類與動物的關係等等的觀念，自有加利略以來，都經過莫大的變動了。大體上我可說：在我們的腦筋裏上帝是愈

來愈偉大，人是變得愈渺小，而人的靈魂却變得愈純潔，靈魂不滅的觀念却亦愈模糊了。因此與何仰宗教有關的重要概念，如上帝，人類，罪惡，及永生（或得救）均得重新加以檢討。

我情不自禁的尋求怎樣科學知識的進步與宗教的繁文縟節以打擊，若非我不虔敬，倒是因為我對於宗教非常感覺興趣。雖則基督之山上垂訓，與手道德境界及高潔生活之優美仍然深入人心，然我們必須大膽承認宗教的工具——宗教所賴以活動的觀念，如罪惡，地獄等！却已為科學摧殘殆盡了。我想真正想脫離地獄的，在今日大學生中恐百一得一，或簡直千不得一罷。這些基本的觀念既已大大的變了，則宗教本身，至少在教會，當然是難免要受影響的了。

方才我說上帝在我們眼中比前來得巨大而人却變得渺小，我意指物質方面而言。因為上帝既無其量，祇能與宇宙同其廣大，而現代天文學告訴我們的物質的宇宙愈來愈廣闊無際，我們自然心頭起恍惚畏懼之感。宗教與夫以人類為中心的種種信念的最大敵人是一百英尺的望遠鏡。數星期前我讀報紙的記載，說是一位天文學家最近發現一種離地球有二十五萬光年的星羣，那時我頓覺往昔對於人類在天地間所處之地位的觀念未免太可笑了。這些事物對於我們的信念，其影響不能謂為不大。許久以前我就覺得我在造物或宇宙的心目中是何等渺小卑微，而滅亡，懲罰，贖罪等辦法何等乖謬狂妄了。上帝以有人缺點而加以懲治，正如人類制定法規，以懲治蟲鼠蟻蟻，或使其悔改贖罪，同樣荒唐無稽。

善惡報應，以及代人贖罪之價值與必要等觀念，皆因科學及近代智識之進步而變了。理想化的至善與罪惡之對立觀念已不足信了。知道人由下等動物進化而來而並承受動物的本能，則覺向來人性善惡之爭頗屬無聊。善人之不能責人類有情慾，正如善人不能責海狸有情慾一樣。因此基督教基礎的關於肉慾之罪惡的神學思想顯然失其意義了。所以那中古的，僧侶的，與夫宗教所特有的對於身體及物質生活的態度，均歸消滅了，取而代之是一種較為健全合理的對於人及塵世一切的看法。謂上帝因人類有缺點或因正在進化的半途尚未達至善之境而惱怒，是誠無聊的活耳。

宗教最使我不能滿意的一端便是牠的着重罪惡。我並不自知罪孽深重，更不覺我有何為天所不容之處。多數人如能平心靜氣，亦必已與我抱同一之見解，我雖非聖賢，做人倒也相當規矩。在法律方面，我已是完美無疵的；至在道德方面則不能十全十美。但是我道德上之缺點，如間或如

之的說說謊與撒撒爛污之類，給他算個總賬，叫我挪挪去審判，充其量，她也只能說我三年有期徒刑而已，決不會說是判我投入閻王那裏的油鍋的。這不是吹牛；我朋友中間該受五年有期徒刑的也委實不少。如果我見媽媽於地下而無愧，則在上帝面前我有何懼哉。我母親不能罰我入地獄裏的油鍋，這是我所深知的。我深信上帝必也同樣近情與明察。

基督教教義的另一端是至善的觀念。所謂至善，便是伊甸樂園裏的人的境界；亦即是愛美的本國所產生的。至善之觀念，乃為耶穌降生後數百年中小亞細亞的那種邏輯的產物，其意乃謂我們欲與上帝為伴，既與上帝為伴而進天國，則非做到至善的地步不可。故只是想進天國至樂之境，一念之產物，並無邏輯之根據，純是一種神祕思想而已。我誠疑基督徒如不許以天國，不知還願做一個至善的人否？在實際日常生活中，所謂至善是並無任何意義的。因此我亦不贊成「完人」那種理想。理想的人倒是一個相當規矩而能以自己之見解評判是非的人。在我看來，理想的人氣非是一個近情的人，願意認錯願意改過，如斯而已。

以上所說的那種信仰未免太真誠的基督徒惶恐不安了。然而非大着膽不拘禮節地說老實話，我們是不配談真理的。在這點上，我們該學科學家。在大體上，科學家的守住舊的物質定義不願放棄，不肯接受新的學說，亦正有如我們的本國放棄陳舊的物質。科學家往往與新的學說爭執，然而他們畢竟是開通的，故終於聽命他們的良心拒絕或接受新的學說了。新的真理總是使人不安的，正如突如其來的亮光總使我們眼睛覺得不舒服一樣。然而我們精神的眼睛或是物質的眼睛經過過篩以後，就覺得新的境遇畢竟也並不怎樣惡劣。

然則剩下來還有什麼呢？還有很多。舊的宗教的外形是變遷而模糊了，然宗教本身還在，即將來亦還是永遠存在的。此處所謂宗教，是指激於情感的信仰，基本的對於生命之虔誠心，人對於正義純潔的確信之總和。也許有人以為分析虹霓之彩色，或是在公園噴泉上設置人為的虹霓，我們對於主字的信心就要消失，而我們的世界將淪為無信仰的世界。然而不，虹霓之美，固猶昔也。虹霓或溪邊微風並未因此而失去其美麗與神祕之一絲一毫。我們還有一個信仰較為簡單的世界。我愛此種信仰，因為她比較簡單，頗為自然。我所說的得救的「工具」已沒有了；其實對於我們「得救」的目的也已沒有了。那嚴父般的上帝，對於我們的瑣事也要查問的上

帝，也沒有了。在理論上互有關連的人本善說，墮落，定罪，叫人代理受罰，性善的回復，這些也被擊碎了。地獄沒有了，天堂跟着也逃進了。在這樣的人生哲學中，天堂這東西是沒有地位的，這樣也許也會進向了。向有天堂的人不知所措了。其實是不必有的。我們還是擁有一個奇妙的天地，表面上是物質的，然其動作則幾乎是具有靈智的，似有神力推動者然。

人的靈性亦並未受到影響。道德的境界乃非物理定律的勢力所能及的。對虹霓的了解是物理學，然見虹頭而欣喜則屬於道德的範圍。了解是不會，不應，並且也是不能毀滅心頭的欣喜的。這便是信仰簡單的世界，既不需用神學，亦不乞助於無極的賞罰。祇要人的心胸能見美而喜，尚能為公道正義慈愛所感動，這樣也就够了。規規矩矩的做人，做事以最高貴最純潔的本性為準繩，原是應該的。其實這樣也就是合乎教義了。我們既有來自祖先的獸性！——就是所謂人類進化過程中的罪惡！——則以常識論，我們有一個較高的我與一個較低級的我。我們有高尚的本能，同時有卑劣的本能。吾人雖不信我們的罪惡是由撒旦作祟，然此非謂我們行事須依順獸性也。

孟子說得好：「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敬長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又說：「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其小者為小人。」

以論理言，唯物主義非必隨舊的宗教觀念之消滅與俱來，然在事實上唯物主義却接踵而至，因人本非邏輯的動物，人事本有奇特可笑處，在大體上，近代社會日趨唯物，而離宗教日遠。宗教向為一組織神批准的一貫的信仰。牠是不期然而然的情感衝動，並非理智的產物。冷酷的合理的信仰是不能替代宗教的。復次，宗教一事，由來已久，根深蒂固，有傳統的力量。這部傳統的規範倘或失去，並非佳事；然事實上竟已失去。這個時代又非為產生新教義主的時代。我們太愛批評故也。而個人私信對於合理的行為的信念，其力量以之與偉大的宗教相較，直有大巫小巫之不足。這種私人的信念，以語上也者之君子則有餘，對於下也者之小人則不盡應付也。我們已處於進退維谷左右為難之時代矣。

摩西與孔子對於行為的規範均與以宗教的意味，淘智慧的法也。但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既不能產生一個摩西或一個孔子，我們惟有去廣義的神祕主義的一途，例如老子所倡導的那種。以廣義言之，神祕主義乃為尊重天地之間自然的秩序，一切聽其自然，而個人融於這大自然的

秩序中是也。

道教中的「道」即是此意。牠含義之廣足以包括別與將來最前進的宇宙論。牠既神祕而又切合實際。道家對於唯物論探實證的態度。以道家的說法看來，唯物主義並不邪惡，只是有點歇氣而已。而對於仇恨與妒忌則以狂笑衝散之。對於恣意豪華之輩道教教之以而撲；對於度都而生活者則導之以大自然的優美。對於戰爭與奮鬥則倡虛無之說剛克柔之理以救濟之。對於長生不老之妄想，則以物質不滅宇宙長存之理以開導之。對於剛則以柔克之，以無為奉。對於創造事業則以生活的藝術調和之。對於剛則以柔克之，對於近代的武力崇拜，如近代的法西斯團體，道教則謂汝並非世間唯一聰明的傢伙，汝往前直衝一無所得，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物極則必反，拗強此原則者終必得惡果。至於道教努力和平乃自培養和氣着手。

在其他方面宗教的改革，我想結果是不會十分圓滿的。我對宗教下的定義，方才已說了，是對於生命的崇敬心。凡是信仰總是隨時變遷的。信仰便是宗教的內容，故宗教的內容必是隨時而異的。

宗教的信條亦是無時不變的。「遵守神聖的安息日」，此教條往昔視為重大非凡，不得或違，在今人看來則殊覺無關緊要。時處今日，來一條「遵守神聖的國際條約！」的信條，這倒於世有益不淺。「別垂涎鄰居的東西」這條教條，本含義至廣，然另立一條「別垂涎鄰國的領土」而以宗教的熱誠信奉之，則較妥善多多，並更為有力矣矣。「勿得殺人」的下面再加「並不得殺鄰國的人」這幾個字，則更為進步了。這些信條，本該遵守，然事實上則並不。於現代世界中創造一個包含這些信條的宗教殊非易事。我們是生存在國際的社會中，然而沒有一個國際的宗教。

我們乃是活在一個冷酷的時代中。今人對於自己及人類比一百五十年前法國的百科字典家遺悲觀無信念。與昔相較，我們愈不信奉自由平等博愛了。我們真愧對狄德羅及達。郎貝耳諸人。國際道德從沒如今這樣壞過。「把這世界交給一九三〇——一九三九年的人們真是倒黴！」將來的歷史家必是這麼寫的。只以殺人一端而論，我們直是處於超野蠻時代。野蠻行為加以機械化敢不是野蠻行為了麼？處於這個冷酷的時代惟有道家超然的憤世嫉俗主義是不冷酷的。然而這個世界終有一天自然而然的會變好的。目光放遠點，你就不傷心了。

民衆情報

朱執紱

在前線參加民運工作已好些時候了；寫述一些經過和經驗貢獻給初次跑到工作圈子裏來的同志吧！

不論在那一地區工作，先要認識環境。當地的風俗習慣，生活狀況，尤要求充分了解。一地方的智識青年，公正熱心士紳，是我們工作推動的輪軸，也是將來我們工作調動的繼承者，一定先要調查清楚。其他如地痞、流氓種種惡勢力，是我們工作的阻力，也應先認清，然後可以盡較大的力，去化其力為助力。

游擊區環境比較複雜，漢奸是隨時隨地可以遇到的，更有一些武裝漢奸，散佈在救亡同志的四周，準備給與打擊。敵人的便衣隊也時有出現。游擊區的民衆，分析起來，大概可以分出三類：（一）視個人利益高於一切的，直接間接多少和敵人發生一點關係；萬一敵人踏上他們門牆，他們是會組織維持會的。但這些破壞份子佔不了多數，不必視之爲嚴重。（二）是所謂「潔身自好，不問世事」的。敵一對這一類人很歡迎，認爲是懷柔政策的「良好對象」。（三）熱血份子。他們住在近敵區域，對敵人的動靜看得很清楚，所以抗戰必勝的信心在他們心上也較一般人堅定得多了。他們很想有所作爲，只要有人好好領導他們，一定能遊在一股民衆間起核心作用。他們是我們的最好

好的工作對象。

要對環境已經有了認識，第二步便是：怎樣來進行我們的工作？工作的方式應該怎樣？在游擊區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公開進行組織民衆，客觀上是不允許，也不可能。一武裝民衆打擊日寇，這是實際不過的工作，不過在眼前還要求還未過高的。要知道游擊區民衆，多數對公開的抗日組織懷着寒心，怕引起日寇和漢奸注意，因而遭受到家破人亡的危險。雖然，我們不能痛痛快快地幹，却可以一點一滴地幹。我們現在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開展着工作的。

我們最初的決定是組織一個「民衆情報隊」，以不脫離生產爲原則，並以「防制土匪和漢奸」做標的，這是和民衆自身利益有關的，易於號召。這組織是秘密性的，一切活動方式當然也在儘可能避開日寇和漢奸的注意。我們決定以村爲單位，每村成立一個小組，人數以五人至六人爲限，視村地區大小人口多寡酌量增加小隊的人數。隊設小隊長一人，由隊員中選出。每隊和我們發生緊密的關係，也互相有橫的聯系。份子的爭取是通過保甲關係，由保甲長負責介紹當地熱心農民份子，受過教育的當然更好。智識份子和熱心士紳，應設法拉攏，參加領導。隊的任務，是作農民青年救亡的模範，進行防奸肅奸工作，並協助保甲長行使政令和其他事務。

現時在近敵區域的××縣，好幾個鄉鎮。每個村落差不多都佈佈着我們的民衆情報隊。組織上大體說已有一個雛形。且讓我來說我們是怎樣進行訓練工作的？我們建立了小組討論會，目的在提高隊員的政治認識和民族意識

在慶元東鄉

溫成錦

一、慶元東鄉素描

慶元是本省極南的一縣，地瘠民貧，山高嶺峻，過去且是一個匪區。文化水準特低。因而一些土劣與棍徒可以橫行鄉里。匪患現在已漸告肅清，但劫財傷命的事件，在層層重疊山窮水盡，還間或發生。

東鄉生活的艱苦，甚於全縣各區。山嶺也是最高峻的。筆者今春曾赴浙西武、餘各縣工作，天日雖高，無本縣山嶺之險；莫干山雖峻，比起慶元東鄉山嶺來就遜色了。東鄉名穿天嶺，半嶺者比比皆是，上山山嶺有三五十里路，鄉保與保之距離，均在十里路之外。交通不便，氣候也異常惡劣，人民不講究衛生，人畜糞尿，糞糞糞屎盡撒在臥房門口。外縣來的工作同志價格稍差，就難安於工作。

山粉（註一），玉蜀黍糲是民間主要食糧，就是富戶，也只吃紅色糯米飯。菜是採自山上的野生者佐餐，既硬又苦。入夜，燃木柴或火篋代燈；煤油燈雖過我東鄉不能得，即公共集會或機關辦公，也不過以洋燭代用。人民衣服經年換洗一次，據說「勤洗衣服，易於破碎」。布衣大都補之再三，有如百色衣，破舊不穿。民體的衣食雖然如此簡陋，但關約三寸的銀手鐲和重約三錢許的圓耳掛，還是普遍地緊扣手腕牢掛耳際。當她們在田間操作時便發叮叮噠噠，一如獄中囚犯。

二、東鄉事件

以前閩省土匪時來東鄉騷擾，治安問題很

；在會議上我們又替他們解答種種疑難問題。爲顧到隊員日間工作忙，時間定在晚上，約一、二小時左右；又爲自己人力分配不夠，決定每晚點點每隔五天舉行一次。我們每同志分担五個工作單位，每晚點點的去列席指導。爲使會議空氣活潑，我們不主張過於嚴肅，並且會也

不限於屋子內，樹蔭下，溪邊，田塍上我們都舉行。請解中心問題時，注入式和啓發式我們靈活地配合運用，那種演講的態度我們是絕對避免的。小組會議主要的討論問題除開漢奸產生的原因及其清除方法和怎樣去偵查漢奸這一類外，另有些較有系統的問題如（一）關於敵國方面的：日本是怎樣一個國家？日本爲什麼要侵略中國，方式怎樣？侵略簡史，敵人國內矛盾衝突情形以及最後命運等。（二）關於我國家方面的：中國是怎樣一個國家？爲什麼要受人家侵略？我們的兩大革命任務是什麼？抗日是唯一出路等。（三）關於國際方面的：除了這些中心問題外，我們又講述土匪產生及老百姓窮困的各项原因，這些問題和他們切身相關，很能引起他們的興趣。我們且不放鬆一切現實問題，使他們的興味經常強烈的保持着。

在集體教育以外，個別教育我們也極注意。我們幫助他們工作，在隨便談話之中進行教育，反應很好，感情天天濃厚，而且我們自己也向羣衆學習點東西。在他們中間，我們極注意健全分子，加以教育。有些粗通文字，我們供給關於軍民英勇抗戰的通俗讀物，這類讀物因爲有插圖，引起他們濃厚的興趣。他們每見書本上日寇自殺這一類故事，就笑容滿面

什麼事事先總得有一個準備。小組討論會

每一個中心問題我們經過充分的準備，搜集豐富的參考資料，自己先集合討論一番，求得結論。每晚領導隊員討論回來的時候，再集合檢討一次。這也是自我教育的一種。

民衆情報隊成立後，隊員就常常注意過往行人；行跡可疑的就上前去盤問；若言語支吾或神色慌張，就毫不客氣要他到鄉公所去，經過一番詢問，才得釋放。一次我和×同志出發××山會晤同志們，雨下得很大，羊腸小道，泥濘不堪。後來迷了路，就上前去問當地鄉民。二個農民正在屋前吸煙談天，一見我們，現出非常注意的神色，先我們開口：「你們從那裏來？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事的？」一連串壓下來，使我們一時回答不快。他們就疑心我們是漢奸，經好一回解釋才弄明白。原來這二個農民正是×同志在××村所組織的民衆情報隊隊員。

隊員每次聽到我們講解一個問題之後，總是很熱烈地在晚上轉播給鄉人；這樣，他們就成了我們的義務宣傳隊員。而且他們宣傳的效力比我們自己去搖旗吶喊還大哪！不過他們所知的究竟不多，常被一些老頭頑固說不能開口。於是來小組討論會中怨訴。我們便指示他們，到第二次回來的時候，嘴角就掛着勝利的微笑。因了有我們做後盾，他們工作上雖時時遭遇到困難，但是決不灰心。

民衆情報隊裏，少數幾個是粗通文字的，經我們教育以後，進步很快，於是我們鼓勵他們去負起教育失學兒童的責任。現在由他們組

是嚴重，爲着自衛，民間就有大刀會的組織。民國二十五年，有一個道士，法名來帽，來到東鄉，以邪術惑衆，自稱法力無邊，對符術更具深刻研究；凡人能吞食靈符，即在槍林彈雨中，也可以自由出入。一時民衆受愚的很多，紛紛拜他做師父。來帽廣收會衆，就充大大會組織，而且被尊爲「王」，從事擄掠。原來是一個防匪的自衛組織，却一下子變爲擾民的匪軍。翌年春，來帽又號召徒徒三百餘人，圍陷縣城，佔據一方。那時慶元全縣，就可以說是陷入恐怖黑暗中。結果會匪攻城破寨後又流竄爲三五成羣劫掠的土匪了。這時東鄉官塘地方的黨塘鄉，受害最鉅。有一個吳邦佐，出來籌置槍藥，編組自衛團隊；但吳邦佐原來是一個土匪，仍以團隊爲私人武力，作惡一方。所以去年縣府爲擴大全縣自衛組織，借用民槍，編全縣抗衛大隊，擬向黨塘鄉徵借民槍時，吳邦佐就出而抗讓。經縣府多方勸導，才將槍藥，編爲抗衛第三大隊中隊第三分隊，吳邦佐仍任隊長，並准仍射擊黨塘鄉。部隊之薪餉改由縣府按月支給。今年春天第九區調訓各縣抗衛隊赴夏水訓練，第三分隊也在抽調之列。但吳邦佐看到抗戰中洪濤漸漸泛入慶元，恐怕對自己的行非作歹有所不便，就同其兄邦英

鄉長——商量抗令叛變，並強征壯丁十五名隨隊，組織了一個所謂「浙閩邊區游擊隊」。

三、到叛隊里工作去

事態是頗爲嚴重的，吳邦佐叛變後，十餘鄉民衆，就深受匪衆擾亂之苦。山脈連連的東鄉，游擊軍事行動，去剿滅匪衆一時頗難收成效。慶元的政工隊，爲着政治與軍事雙管齊下，迅即解救民衆疾苦，就決心深入東鄉工作

成的兒童離子班已有多處，我們除指導協助外，還供給課本。

在近敵區域，因軍隊時有調防，所以需要民衆幫助的地方也特多。民衆情報隊在這一方面也盡了很大的力，而且起著領導的作用。舉一個例：×司令游擊部隊開拔到×村，預備當晚跨過京杭國道，到達距吳興城三里之×山去圍剿敵人。這時我不足民快，不得不在路口彷徨起來。這時幾個民衆情報隊知道了，立即自告奮勇前去效勞，使×游擊部隊能照預定計劃跨上征途。回來的時候，都非常愉快，對游擊隊的行動，也感到興趣。還有一點值得一提，最近動募寒衣，因有他們幫助，得到很多便利。

現在再說一些我們工作上的心得與困難。最初幾次討論會，隊員發言很少，經過四五次，就不同了，凡是心裏要說的話，都原原本本傾吐出來。最近敵偽在長興吳興的醜態，只要一有所聞，他們便來告訴我們。他如當地惡勢力的種種黑幕，都詳細報道給我們。這對我們工作上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我們知道，一件事開始總有些行不通的現象，繼續幹下去，多少會有成效。我們講話很通俗，他們容易懂，興趣也引得起。一次小組討論結束時，一個農民對我們這樣說：「先生，你們講的話我們都聽得懂，講得也有道理，你們再多講二個鐘頭，我們也是不會聽厭的。」和一般民衆講話，用方言最好，要多舉實例，要注意他們的反應和善後的批評。隊員中有些一遇空當去協助保甲

長辦事，這使保甲長對他們有很好的印象，同時也間接提高了保甲長對我們的信仰，我們協助保甲的工作也順利了許多。

民衆情報隊成立初期，有些隊員不明瞭自己責任，以為藉此可以避免兵役；有的要裝架子，要求發給制服符號。經我們分別說服，就一個也沒有懷着這類錯誤觀念的了。

就困難論，主觀上有下列二點：（一）還不能充分瞭解農民生活，致有些地方還不能夠應付他們；（二）對隊員有些問題的解答不能使他們滿意。附帶說一說，同志間多病，也很影響工作。客觀上的困難，最初是保甲長不負責介紹隊員，一般農民也懷疑我們，但這些已經早打破了。目前只覺各地區住宅太散漫，必要時集合隊員，頗感困難。我們當初對付不負責的保甲長，是用這樣的辦法：（一）以絕大耐心去工作，一天接洽不成功，仍是不間斷地他和他們商談。（二）下最大的說服工夫。（三）如上面二項方式還不生效，就找當地熱心智識分子協助。我們對民衆一以誠懇態度，民衆自然漸漸了解我們，拿同樣態度來對待我們了。民衆對「信」字看得很重，輕易失信，實在是工作的大敵。只有理論而沒有實踐，本來不行；在游擊區裏實踐尤重於理論。

民衆情報隊雖然已有了一些成績表現，但就游擊區環境的要求而論，牠還是非常不够，還須我們作更大的努力。後方的同志們，我們的報道已盡於此，希望你們也給我們一些寶貴的工作經驗吧！

當時山徑小道，行人絕跡。敵軍的老百姓，暗暗通知我們，勿冒險輕進。經年多的努力，民衆對我們已有了深切的情感。但他們究竟沒了解我們是已具有了犧牲的決心。既經黨團訓練，主義黨綱，為着救民救國，誰也不願退讓！除部抵東鄉後，隊員決定的工作是：

一、調查叛黨叛友，陳說利害。並以食糧等物品，挑運叛黨部隊，以叛黨親友家屬為掩護，與叛軍見面後，以言詞誘降，先逐其頭目與士卒，然後告士卒離隊方法。一面又與縣府商洽，凡自願離隊投誠者不罪，具摺代為保證。因為事前有準備，同時叛軍家屬親友亦能代為掩護，聲處虎穴，亦安謐如故。

二、組織情報網，健全鄉保甲組織。舉凡叛黨之一舉一動，政府已甚明瞭，故其行蹤，處處被我軍所悉，迎頭截擊。在這種政治與軍事並進下，當時僅有一月，叛黨組織的壯丁，也早已磨滅淨盡。這時叛軍首領似已聞風有政治工作同志混入，擬舉行「肅奸」運動。本隊黨同志一聞此說，就冒稱是叛兵陳阿水的妻舅，向吳邦佐陳說「肅奸」的意見，吳邦佐深信其說，看做親信，托黨同志主持「肅奸」工作。所以同志六人，沒一個遭險，而工作亦因此順利開展。叛黨行抵楓合鄉時，隊員周方，星夜回縣報告，縣府抗衛大隊聯合龍泉隊五，兩面夾攻。叛軍經此一擊，已潰不成軍，在十月初已全部繳械消滅。

東鄉在近三年內，兩遭匪患，人民生活苦到極點。所幸這股惡勢力，現在已經政府解決了。東鄉的政令推行和征兵收糧，已經毫無阻礙。

鄞山，覆嶺，我們在東鄉還是努力地工作着！

（註一）山粉係野生草根，居民入山採掘，經水洗滌，這時澗水中有赤褐色澱粉凝固，即取而充飢。